





（翁丹）

火車上有幾處我在影戲上常有，強盜把火車上被強盜一個一個的搶去。我外國小說上，還未會見過，三百多客人，被強盜三個一個的搶了去。真是影戲上頂好的題目了。大雄說：「外國船上強盜三等客客全要在甲板上排班立正，二等客人只裏點點名，頭等客人，坐在大餐桌裏，這回被強盜進來，還要脫帽禮。」過一等的客人，就高一點的也待這回被強盜的客人，不知道強盜是怎樣待過他們的，大約頭等的也是頭等優待，他的身價和時髦人一般，隨身帶的洋烟，當然就不少了。不過身價不隨時髦時送，迎伯頭等客人受得婦女小孩兒搶去我們也娘還加上幾倍禮，聽說迎伯強盜已經把婦女小孩兒搶去，我們也不能不說強盜是文明，但願強盜，值錢得明白，是老實的老百姓，何妨公放去送了害百姓的人，會搶去百姓錢的人，既然他綁去又不妨將老者的身價，請他們一古腦兒會會鈔呢。現在關人，難道還有又何必火車的難道有不坐頭等車的嗎？頭等的人，便是坐了花車，難道能不在鐵軌上嘔此火的一閃，這些老帥升壽的關客，和北京到天津請示的總長，他坐火車的日子尤其多，大約他們都有好法子，教鐵路上強盜講說安情，還是苦了我們老百姓了。

## (5445)

天下的事往往有出乎情理意料以外的，譬如出門旅行，坐火車當然也是多出幾個錢，坐臥二等車舒服安穩，三四等車一定沒有那麼二，那是不必說的了，然而這一次津浦車在臨城縣被劫，凡是三等車的客人人說，那不合的，三等車比頭等車差，還像個句話呢，我道現在危險，頭二等車的乘客，却全躲了去，

(新丹)

前本期本報天笑記林畏廬先生的那兩段軼話，說得他老人家身分分明，高才，從前有個佳客是愛林先生的，不過林先生愛的甚人，分列，豈怪不知道，徒前有人和陳家驊先生誦讀小說林先生聽的甚人，分列，豈怪同陳先生開夜工，大翻而特翻起來，林先生教書，只要小徐多寫兩字，小徐的詞也就現得堪憐（林先生本是賣文的，果然人家肯出二千金，驚伯不為也，何況日暮），位尊是做文章的，敬功獨德，並非拈來的過客，若還不做鐵道比量太炎還要賣得貴些嗎，林先生賣書，現在也不過也。

愛光司光録

○至元七年

○其十

(大雄略)

第六回 前藏那頂呢帽子來當本

一面說一面揮手擺下他頭上戴的那頂呢帽子來當本。想說着話，忽的眼前起了一個圓圈，接連便是三圈，有些晃盪搖動，嚇得頭夫將腰子向衣裏一縮，縮得好，我適才這幾個話可是得罪了老爺了。敢莫叫這大元，我下次可再不敢囉這舌頭了。頭夫老爺聽見我上機兒，虞氏不由也揭起綳帘，向頭夫躬身說道：「親寺院時遊這一遊雨也好，這是一場暴雨，停停。」

間茅屋，白板門虛掩着，更不見有一個人影子，  
他聽見這所人家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立刻從馬上跳下  
來，飛也似的推開那兩扇板門，見屋裏坐着一個五十

一易曰：元統元年正月，此品、餘悉不得，前至元尤罕見。此品、祖所純，制作與至元通寶同，而易通寶爲七年字，爲元代早期鑄錢之祖後，至順王（元貞寶前），殆皆倣此，諸譜俱未載及，實絕無僅有之孤品也。南唐張叔獻君真。

坐下來，那婦人又對着房裏大聲喊道：翠兒你且歇  
鍋開水，泡一壺好茶出來，抽屜裏還放着十多個雞  
位老太太和老爺們充飢。

鼻紐、色澤稍古、  
 鑒字勁利，品在  
 戲園虎不舞象銀  
 印之上，可寶也。  
 更無文字規律之可言也。  
 自溫之鎮軍中，春光明媚，游目騁懷  
 於意溢過，口占一絕紀之，詩曰：東  
 晴天氣千風和，吹我車塵隨路多。  
 路客乍歸何似向，桃花掃去菜花多。  
 頭新綠照溪流水，影影波光一吸收。  
 片風帆小幾葉浮，陽紅光上幾扁舟。  
 尤甚，推原其  
 與溫舊銜接  
 去，遂年無  
 要，予復過此  
 鄉，八定釋天  
 留銀一富者，  
 道傍一市招、

蓋其地處南北交通之樞紐，於商業轉輸爲便，凡百商賈，多以此爲集中點，買客雲集，氣象萬千，儼然一大都市也。今因江山無恙，而市廛之繁，視之，乃知其思義殊令人

有足供吾兄述者、信手拉雜書之、  
 底、則已遠不逮昔、江干附近、冷落一公司、以承辦

(總編)

前幾天盛傳梅蘭芳的小樓要回到上海來，現在這件事已經變卦了。前天我打電話去問他，他說上半年決計不南下，秋天說說不定，所以不來的確的數極有數極。

一、他死了一個兒子，就是福芝芳生的，心裏有點兒傷，勸他不要遠走，一、今年有人給他算命，勸他不要遠

行，他所以上半年決計不想出門。三、他在北京唱戲就很好，錢也用了，何必一定要回到上海來？還有彈琴等藝術上的東西，四、梅妻與許少卿的楊二實不色點意見，這也是一個小原因。

有這以上種種原因，所以決計不

二人、不

前爲品部諒小時，因欲刊列原文，致排校大費工夫，茲更譯爲 *Gilan* 方言，所校之 *Indian Scripture* 凡三書，不列原文，所以省排校者之手續也。

其一二 我在赤楊樹。  
微光浮暗水。  
夜景憂小阜。  
頤與汝相偕。

余昨入旁鵝湖，所旁鵝之穴爲  
官園暨營盤及禁園其甚幽肅，  
洞宜問至被告諸婦，爾女已有  
不同母家，最好便即回，已一年  
語畢，淚與雲俱，而隔半候響之  
亦應聲而啼哭聲甚哀，以此哭聲  
潤此兩母女之必有一肚皮委屈  
此往來聖女之去，一肚皮一展，

載二

**永壽室**

○陶獨子（負唐志君）  
曉去來時他點着了洋燈，就  
睡也睡不着，小姐你這幾天  
，誰也不睬，很辛苦的。這  
時候我頭頭掛子都鋪好了。

大東書局贈半月第二卷第一冊  
紫閣花片第十集、世界書局贈紅雜誌  
贈必聲第九號

絲登影中人。  
之者誰馬二先生。

靜美道、自然不穿丁、袖頭到家裏、也來不及用手一拭、只見一條鞋子在車壁角、一條鞋子在西廂壁角、放在五平欄袖上、更從此也、靜美不見他的面了、也用不著要買鞋、鞋子、靜美道、果然呢、我們

一年有半

（第

只一個下半天，換了五雙鞋子，伯濤笑道：「塊錢一節的鞋子費，當然要不費了，靜美！」下午兩點鐘了，梳好了頭，朝生圍院子裏，

鞋。誰知下房一個老嫗子，莽莽撞撞的闖出一窰來，從上跳起落的泥水，一點點都在他鞋上，他說道：『雙龍金雞鐵綵的鞋子，拾巧有個姊妹，約他到上海去的，怎麼不去好了？』在中央公園只租了一個圓圈，便換了，回到家裏，就有了一雙子。那時換了一雙襪子，車踏在一個溝裏，這鞋子又不成了樣子了，發個狠想，度綉綉兩個花，他說：『今天要換幾雙鞋，有個客人要來，兩個客人攔口，他拾巧住在一個客人的房裏。』

踏醒甌了、鞋子總是要醒甌的、他這樣大大塊錢盤子的、就開了他五塊錢盤子、他橫壓色的、這不是幾點鐘功夫內、換了五雙鞋子

九回  
 五頁，紙每幅二行，直幅每條三  
 加多行字者別議。  
 新九尾龜 第三十三集（漢六）  
 〇九〇（山房）  
 擄了過來，放在自己面前。  
 那裏去，  
 罵了個，靜美廻臉一笑道：「今天是專誠陪你呀，你  
 吃了飯，到底是有影戲，還是到別  
 要去樓面，堂子裏叫局，依  
 然要出華樓，不過以前空  
 子裏的局，准當人是別  
 健，清官人却祇有兩地，別吃

松在青陽清渾的，都是出坐場的，加紅的事來兩塊、不出坐場的一塊了、今

把鐘和方勝一齊沒有什麼改動。吃酒依舊。絲蓋碗茶。信人就托這一齊。

春風徐來

秦美雲

無時下習氣。昨遇於寶利咖啡店  
讀本報。遂書春風徐來四字。贈  
者。茲爲製版附刊於左。

北京 露 庚子

以技藝論，在青衣界，陳德霖張子仙  
二人而已，青衣多重在唱，而瑞  
雲復能以作勝，間演界於青衣花旦  
之間，美其名曰，花衫，蓋前所未  
聞也，瑞雲一生，以中和爲極，譽  
滿京華，遂亦日進於職，以事與譚  
而金與袁，其詩社會曾未則重且

上丁

把被中的珍娘，又把他三個，都攙了出來，珍娘道：「你這人，怎麼這樣？」

(天笑戲編)

北方的灰沙重，不能着了，換了云、人家一團高鞋子，便不成個兒的，誰知剛下換了一雙白印子，大家說說笑笑，客人一推

你今天不出堂  
喪去、就陪你到  
托子裏、現在  
照舊、盞碗茶  
還有那時客人  
只有五六個人、

正才曉得格、